

南方周末 文丛

说吧 莫言

Shuoba,
Moyan

《南方周末》 主编

南方周末 文苑

说巴， 莫言



《南方周末》 主编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吧, 莫言 / 《南方周末》主编.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1-7512-6

I. ①说… II. ①南… III. ①莫言—访问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5829 号

说吧, 莫言

《南方周末》/ 主编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刘 刚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1000 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512-6

定 价 30.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7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南方周末》文丛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王更辉

主 编

黄 灿

编辑委员会成员

王更辉

黄 灿

陈明洋

伍小峰

毛 哲

朱 强

向 阳

邓 科

吴志泉

史 哲

肖 华

朱红军

张 英

执行主编

张 英



目 录

诺贝尔时间

莫言说.....	朱 强	2
问莫言.....	张 英	10
亲人眼里的莫言	张 英	25
莫言的强项就是他的故事		
——专访莫言小说瑞典语译者陈安娜	朱晓佳 李乃清	32
龙应台、刘再复说莫言	向 阳 卫 毅	43

莫言其人

莫言是怎样炼成的.....	张 英	54
莫言的国	卫 毅	73
莫言：梦幻文字背后的现实足音	邱晓雨	88



人生故乡与文学

我写农村是一种命定

——莫言访谈录 刘 颖 126

记忆被一种声音激活

——莫言谈《檀香刑》的写作 夏 榆 144

《生死疲劳》和中国古典文学 张 英 152

《蛙》的虚构和姑姑的真实故事 张 英 176

对话录

鲁迅对我的影响

——莫言孙郁对话录 192

“55后”对话“80后”

——张悦然对话莫言 230

作家写故乡，是一种命定的东西

——莫言、葛亮对谈 268

莫言对话瓦尔泽 278

诺贝尔时间



莫言说

朱 强

高密，山东半岛中部的一个县级市。

2012年10月11日，这里成为中国最为灼热的新闻中心。

连续两天两次的媒体见面会，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和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莫言宣布“不再接待任何人”。

见面会的下午，莫言接受了央视的采访，被主持人董倩问道“你幸福吗”。“我不知道。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莫言说，“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2012年10月13日上午8点，《南方周末》记者在莫言的书房见到了他，黄白细格衬衫，咖啡色运动服，神色平静却难掩倦怠，当时，一群外媒记者已经拥挤在客厅中等待采访。

最终，莫言穿着一双拖鞋接受了采访，但在《南方周末》摄影师的建议下，他脱掉了运动外套。

“这几天我实在是有点疲倦。”10月16日中午，《南方周末》记者接到了莫言的邮件，他说：“从昨天开始，感冒发烧，浑身酸痛。”

为什么惊喜，为什么惶恐

南方周末（以下简称“问”）：你获奖后的第一反应，媒体报道有几种不同版本：狂喜和惶恐；惊讶和觉得遥远；还有“没什么可兴奋的”。上述表达哪种更准确？或者都准确？再或者是一种复合式的反应？

莫言（以下简称“答”）：10月11日18点40左右，我接到评奖委员会的电话，通知我获奖并询问彼时的心情，我说的是惊喜和惶恐。为什么惊喜？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中国——都没有获得，排着漫长的队伍，我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年轻的。他们有的80多岁才获奖。为什么说惶恐，我想，这么巨大的荣誉降落在我身上，面对世界上这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都有获奖的理由，但他们没有获得，我得到了，因而惶恐。“惊喜”经过两道翻译就变成了“狂喜”。白岩松电话连线采访时也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当时心情比较平静。应该说，最准确的表达是“惊喜和惶恐”。



莫言在新闻发布会上

问：颁奖词用十分简洁的评价概括了你的文学成就，其中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是一个关键符号。你曾经说过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并且多次提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经典作品，但四大名著独缺《红楼梦》，而尤其推崇《聊斋志异》，这与文学界的主流评价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你对“聊斋”格外偏爱而冷落“红楼”？

答：关于古典名著，当然读过《红楼梦》，天天说话，有时候为节省时间，就没有提到。即席的讲话总是有漏洞。即便是反复修改的文稿，

依然不会面面俱到。《红楼梦》我是18岁读的，在老家高密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时候，从一个工友那边借来看的，它对我的影响很大，里面的很多诗歌名句都能背诵。比如描写贾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对“聊斋”、“三国”、“水浒”的兴趣与年轻有关，经过历练之后，再去读《红楼梦》就读得出味道，《红楼梦》在文学价值上当然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什么特别推崇《聊斋志异》，因为作者蒲松龄是我家乡人，“聊斋”里的很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村里的老人讲过。还有就是他的精美典雅的文言文，让我读得入迷。

问：你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译成瑞典文的只有三部：《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为什么是这三部？是出版社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答：是翻译家的选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翻译的《红高粱家族》，是因为电影在前面，有一定的影响。《天堂蒜薹之歌》，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英文的版本，还是不错的。至于《生死疲劳》，他们的选择很准确。这都是翻译家的选择，我从来干涉，也不会向他们推荐。

最虚幻，最现实

问：《生死疲劳》是你被翻译成瑞典文的“最近”的一部作品。颁奖词的另一个重要符号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生死疲劳》充满了“魔幻”色彩，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认为，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几乎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答：关于颁奖词，据说翻译得不太准确，我看到有两种译法，一是“幻觉”，二是“幻象”，好像还有一些译法，总之是一个与“魔幻”不同的概念。是虚幻跟民间艺术的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结合，这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我作品的特质，当然用一两句话很难精准地概括一个写了30



年的作家，但是还是相对准确。我觉得颁奖词很可能是因为《生死疲劳》这本书。虚幻的部分，比如生死轮回变牛变马，各种动物，但动物眼中看到人间的生活，这部分是现实的。小说描写的历史跨度有 50 年。对历史的延伸，可能是 50 年之前的，100 年之前的。

历史和现实的结合。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现实中国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作家的责任、本事就是写出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东西。既是现实生活但同时又高于现实生活，有变形有夸张有想象有虚构。

问：马尔克斯之于你是一个被重复了许多遍的名字。这次的诺贝尔颁奖词也有他。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见过马尔克斯？媒体曾经报道，你因为要见到他，在前一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却反而发现了他的败笔。

答：《百年孤独》我很早就读过，但没有读完。他的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2008 年要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他们说马尔克斯也要参加。我想，要见崇拜已久的大师，就应该读完他的《百年孤独》。用两个星期读了一遍。读完感觉 18 章之后写得勉强，甚至有点草率。感觉作家写到这里，气不足，有点强弩之末。我就说，即便是马尔克斯这样的大师的巅峰之作也是不完美的，也是可以挑出不足的，当然这只是作为读者的我的个人看法。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我没去参加这次会议，他因身体原因也没有出席，很遗憾没有见到。其实，作家之间互相读作品，就是最好的见面。

问：法新社曾经发表评论，认为你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蛙》是最勇敢的作品。写作《蛙》的时候，你有付出比其他作品更大的勇气吗？

答：没有，“最勇敢”这个评价是不准确的。我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短篇，《枯河》、《爆炸》、《金发婴儿》、《欢乐》等，在当时都是艺术上标新立异、思想上离经叛道的。他们也可以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当然他们很可能指的是，《蛙》涉及了计划生育。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我接受采访时也说了，作家当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要直面现实，关心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但进行文学创作，写小说可以有一定的处理方式，

如果是报告文学当然是越真实越好。小说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写出有典型性格的人，塑造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蛙》是以我的姑姑为人物原型，她从解放初期开始担任妇科医生，一直到退休。写这样一个人物，自然要涉及到从 80 年代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写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需要，塑造人物的需要，这个小说是文学作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挑战性也不仅在于题材本身，还在于小说的形式和塑造人物的难度。

开放的故乡，爱知县的“莫言”馒头

问：《生死疲劳》里，元旦之夜在县城广场上，万众欢庆，大雪纷飞中辞旧迎新的场面，你说其实不是高密，而是你 2004 年底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经历。那个夜晚有多重要，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场景加进了文章里？

答：这是个故乡经验的问题，一个作家老写故乡经验会不会资源穷尽？作家开始写作时，一般都会写自己的故乡，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亲朋好友的故事。但这些资源很快就要罄尽，这就需要不断补充。我说过，作家的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变化的概念。作家作品中的故乡，是不断拓展、丰富着的。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四面的小河小溪往里面涌入。发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的事件，各种故事，包括风土人情，自然风光。都有可能拿来移植到他最熟悉的环境里去，于我而言，就是我的高密东北乡。这个日本北海道雪夜狂欢的场面，就被我移植过来。

问：日本爱知县一个寺庙里，有以你的名字“莫言”命名的点心，味道是玉米味的，据说厨师是《红高粱家族》的读者，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在日本的影响？另外，请你谈谈你跟大江健三郎的故事，很多人都认为是在矢志不渝地把你推荐给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还有你怎么评价村上春树的作品？他在本届的竞争中呼声也很高。

答：我在日本出版的作品是比较多的，多数都是长篇。除了大江健

三郎先生，翻译家吉田富夫教授和藤井省三教授也来过中国高密，后两个都是日本当代非常优秀的中文翻译家，本身也是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研究很深，尤其对中国农村社会非常了解，在翻译我的作品当中，也渗透了他们汉学研究的学术功底。由于优秀的翻译，我的作品在日本赢得了一定的读者。

我去看过爱知县的莫言馒头，和点心铺老板吃过饭。爱知县有个称念寺，住持和尚伊势德，是个文学爱好者。日本和尚和中国和尚不一样，可以结婚不需要剃度。穿上法衣就是和尚，换上西装革履就是平常人。和尚对我的小说很有研究，而且是个很好的文学活动组织者，他把我的书分发给周围的信众看。点心铺老板夫妻就是他的信众。是他建议点心铺老板做一种莫言馒头，高粱米的颜色，里面是糖、奶油，馒头还不错，我吃过，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那边。和尚还做了酒，红萝卜酒，红高粱酒。

日本文学对中国影响很大，比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等等，我看过很多，也很喜欢。大江先生是非常有担当、正直的知识分子。一边写作一边参加政治事务，对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强烈地反对，他最可贵的是有博大的胸怀。大江先生在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在颁奖典礼上提到了我。后来到中国的数次演讲中也提到我，他一直说我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最近十几年，他是不是每年向诺贝尔奖推荐，我不知道。但以他的影响，一直在说我，这是客观事实。

村上春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在全世界读者很多，被翻译作品的数量非常大，而且赢得很多年轻读者的喜爱，很不容易，我非常尊重他。他虽然比我大，但心态比我年轻，英文很好，西方交流比较广泛，具有更多现代生活气质。他写日本历史方面比较少，关注现代生活，年轻人的生活，这一点我是无法相比的。我也是他的读者，比如《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他的作品我写不出来。

做歌德，还是贝多芬

问：你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贝多芬昂首挺胸，从贵族中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你说年轻的时候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意识到，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答：大家应该领会我的潜台词。贝多芬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是否真实谁也不知道。当年的音乐家要依附爱好音乐的贵妇、国王或者有权势的人，他们需要被供养，否则就饿死了。贝多芬见到国王扬长而去是了不起的，而歌德留在原地，脱帽致敬，被认为没有骨气。当年我也觉得歌德软弱可鄙，而贝多芬可钦可敬。就像据说是贝多芬自己说的“贝多芬只有一个，国王有许多个”。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觉得扬眉吐气。科长，局长，成千上万，而我只有一个。我在军队工作时，有一晚上在办公室看书，一位老领导推门进来，说：“噢，没有人。”我立即回应道：“难道我不是人吗？！”这位老领导被我顶得尴尬而退。当时我还暗自得意，以为自己很“贝多芬”，但多年之后，我却感到十分内疚。

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但他的教养，让他跟大多数百姓一样，站在路边脱帽致敬。因为国王的仪仗队不仅代表权势，也代表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礼仪，比如国家的尊严，和许多象征性的东西。英国王子结婚，戴安娜葬礼，万人空巷，那么多人看，你能说路边的观众全都是卑劣、没有骨气吗？你往女皇的马车上扔两个臭鸡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气吗？所以当挑战、蔑视、辱骂权贵没有风险而且会赢得喝彩的时候，这样做其实是说明不了什么的。而跟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尊重世俗礼仪，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



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

问：你的名字和你小时候父母对你的教诲有关，他们叫你不要在外面说话。你吃过“乱说话”的亏吗？什么时候开始“不乱说话”了？

答：确实吃过亏，那是“文革”时期，人人自危。我现在还是乱说话——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我经常乱说话，有时候得罪了这一方面，有时候得罪了那一方面。要两方面都不得罪，那只能闭嘴。其实，我一直用文学在表达我内心的话，我习惯把我要说的话写到小说里。

（原山东潍坊市文联副主席韩钟亮先生对本文亦有帮助）

问莫言

张英综述

在诺贝尔奖公布前，莫言回到了山东高密。离开北京前，为躲避媒体的采访，他把北京的手机留在了女儿处，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回了高密老家。和去年茅盾文学奖颁发时一样，为避开媒体的采访，莫言让女儿关掉了北京手机，新办了一个高密的手机号。

10月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在楼下的哥哥管谟贤家刚刚吃完饭。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准备切一盘萝卜条当饭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发上，逗外孙女玩。18点40分，莫言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告诉莫言，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听到自己得奖的消息，莫言惊喜又惶恐。他的心情还未平静，瑞典文学院懂汉语的女钢琴师又打来了电话，按照惯例对莫言进行了一个7分钟的采访。

从这一刻起，莫言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电话不断，房门不断被人敲响，楼下门铃也叫个不停。这个晚上，高密来了200多位记者。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窦吉进对记者说，此前高密这个县级市从未来过这么多记者。8点钟的时候，高密一中内

的莫言文学馆前和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拥而至的记者围住了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莫言父亲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莫言到底在哪里？

在潍坊、高密宣传部官员的劝说下，莫言同意在他家附近的风都国际饭店开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整场发布会只进行了15分钟，就匆匆结束了，原因是莫言的“低调”。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莫言接受了当地媒体的小规模群访。

白岩松在上镜前，还没有找到莫言。在《新闻1+1》进行到一半时，他手下的编导，联系到了正在采访现场的潍坊电视台。于是，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白岩松对莫言进行了10分钟的现场连线采访。

回到家，莫言仍然不能休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当地找上门的亲友，还有海内外的朋友的电话，持续到凌晨3点。连92岁的父亲到凌晨两点，也坐在炕上忙着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采访。

这一晚，高密的广告公司也在加班，接到了当地政府的订单，他们连夜赶制出大批鲜艳的红色绸布横幅广告。第二天，这些喜气洋洋的横幅挂在了高密的政府机关大院，记者集中居住的酒店，通往莫言乡下老宅的路口。

诺贝尔文学奖

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吃饭。我也很吃惊，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我们中国，也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也都具备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我想这么一个大奖落在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作家身上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刚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

我获奖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作品的文学素质。因为这是一个文学奖，